

基于GVC理论的我国中小企业集群升级研究*

曾慧萍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经济贸易系 福建 福州 350012;
中小企业管理福建省高等学校应用文科研究中心, 福建 福州 350012)

【摘要】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集群凭借禀赋优势,通过承接发达国家企业转移出来的生产制造等价值环节,主动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以创造更多价值,其在价值链的位置与价值分配权力成正向关系。为了实现中小企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向高端环节跃升的愿景,就要考虑升级路径的设计,价值链治理模式、嵌入价值链集群的产业类别以及企业集群自身优势等对中小企业集群选择升级路径产生重要影响。竞争优势的培育实际上是中小企业集群实现嵌链式升级的驱动力的培育。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中小企业集群;竞争优势;升级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91(2012)04-0087-05

跨国公司推动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的发展,为中小企业参与全球分工实现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机会。意大利北部传统产业中小企业集群的成功,使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开始广泛重视企业集群作用以及在全球竞争中的力量。Gereffi、Humphrey等众多国外学者对GVC与地方经济之间的关系开展过研究,指出“国家参与全球贸易的客体对象并不是单个孤立企业,而是以地方集群作为载体”。我国自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小企业集群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在东部地区相继形成了浙江永康五金中小企业集群、广东佛山陶瓷建材产业等在国内较有影响力的中小企业集群,这类中小企业集群顺应全球化潮流,通过嵌入GVC体系的资本流入、技术转移、学习过程以及产业区位转移获得集群协作优势,已经主动从低附加值环节嵌入到GVC,在链中的加工制造环节创造着价值并应对着链条内外的各种竞争风险。但受价值链治理模式以及禀赋资源等的影响,目前我国中小企业集群参与的是俘获型的价值链,抑制、弱化了企业集群在产品、研发、营销和品牌方面的功能开发,这种低端路径将影响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为了规避“低端锁定”,中小企业集群有必要实施升级战略实现跨越发展。要想实现这样的愿景,我国中小企业集群必须有意识地选择和形成升级路径,增强价值创造能力。

1 影响中小企业集群升级的因素分析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来,我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服装、鞋和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建立起了一种基于贸易基础的国际化联系。在这种

全球制造体系中,美国等发达国家企业逐渐将核心竞争力集中在研发、营销等高附加值战略环节上,我国中小企业集群依赖劳动力等低级要素的比较优势,承接了大量加工制造等一般环节,走上了一条以低成本、低价格取胜的低端发展道路。张辉、王辑慈等国内学者针对该现状提出了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和功能升级的思路。笔者认为,基于现状,中小企业集群有升级的愿望,但如果缺乏对影响升级因素的深刻认识,将影响其升级的结果。影响集群制定正确的升级战略和采取合适的升级路径的内外部因素主要有价值链治理模式、嵌入价值链集群的产业类别以及技术进步能力等。

1.1 价值链治理模式

价值链治理模式决定了嵌入企业的权利,不同治理方式对升级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中小企业集群嵌入的主要是关系型和领导型^①的GVC,如东部“侨乡”泉州等地的纺织服装鞋等集群以及围绕支柱产业而形成的汽车、机械等专业镇、产业区等,构成主体主要是中小型企业为主的经济集聚体,依赖于价值链成员的长期合作关系形成的市场和技术、加工工艺等方面的支持、指导和监督。这种关系型治理模式下的中小企业集群强大的市场能力一般是以空间聚集为前提的,空间转移能力弱;领导型治理模式下存在的配套或协力中小企业集群一般只有跟进领导型企业才能生存,链中集群的升级要考虑与价值链成员的长期合作关系,当面临着愈加激烈的不同价值链相同环节的企业集群以及本区域外的其他企业集群等的竞争,更多的可能是在价值链领导企业的统一协调组织下,由价值链的构成

收稿日期:2012-07-05

*基金项目:本文系福建省教育厅人文社科A类项目“福建中小企业集群升级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JA12404S)。

作者简介:曾慧萍(1969-),女,福建武平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产业经济等。

者开展集体行动和联合行动,从而实现升级。总之,嵌入的企业集群的权力(由GVC治理模式决定)和链条中企业合作水平,是企业考虑采取维持相对竞争优势的保守型路径还是积极进取实现功能或链的升级路径的考虑因素。

1.2 嵌入价值链集群的产业类别

Pietrobelli(Carlo Pietrobelli,2005)根据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研究指出GVC嵌入企业学习和升级过程的差异依赖于产业部门的特征^②。在传统制造产业中经常发生工艺流程和产品升级,国际大买家的支持和集聚效应对升级产生正面影响;汽车、机械等复杂产品系统产业中存在较明显的流程和较低程度的产品升级,也发生过少数的功能升级,作为龙头企业的中小型配套或协力企业要想稳定价值链供应商的位置必须紧跟技术进步步伐;烟酒、牛奶等资源基础性产业中流程与产品升级与相关产业的科学技术进步密切相关;高新技术产业中存在较高水平的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比起其他产业更容易发生功能升级。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现有的中小企业集群既有20世纪80年代在产业转移潮中移入而形成的传统产业集群,也有90年代引进培植的电子信息、汽车、石化等支柱产业集群,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产业领域,在考虑升级战略和路径时应根据产业特点。

1.3 技术进步能力

技术进步能力是指企业在技术方面的吸收、消化、模仿和改善以及研发所需的组织、技能和知识的综合体,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来源和表现。技术进步能力是企业实现升级的基础性条件,企业在与集群内外以及不同价值链相同环节企业的竞争中表现出来的技术进步能力的差距,会影响企业做出是否迫切需要升级、如何升级的决策。企业技术进步的过程和结果就表现为企业升级的实施方式和升级路径,因此是设计选择升级路径的决定性因素。

2 我国中小企业集群升级路径选择

我国中小企业聚集的区域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三来一补”贸易方式东部地区承接了纺织服装、电子产品组装等传统产业,因而聚集形成了中小企业集群,这时候的集群占据的是价值链条中的最底端——加工组装环节。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各级地方政府纷纷采取措施扶持支柱产业,引进了许多全球现代制造业的产业链条,逐渐形成了大量上下游配套和协作的

中小企业集群集中在制造环节。同时,因为劳动力成本、汇率等因素,使得东部地区的一些传统产业为维持竞争优势,通过外包、采购等方式向成本较低的西部地区转移,大量关联性中小企业在西部重要都市附近以及政府主导的工业园区和经济开发区集聚,催生了西部地区中小企业集群。这两个阶段涌现和形成的集群嵌入的价值链大多是采购者驱动的GVC,本土集群治理模式也大多是关系型模式,少部分集群,如汽车、现代机械、电子信息等集群是领导型治理模式。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小企业集群升级的基础和潜力是不同的,应该通过对全球价值链条、嵌入GVC集群的产业类型以及治理模式等影响因素的分析,设计不同的升级路径,做出合理选择。

第一条升级路径:通过技术努力实现工艺流程和产品的升级。中小企业集群可以通过对以机器设备和企业员工为承载体的生产技术系统进行更新改造,使其适应GVC系统总体技术进步的要求;或者根据市场需求和全球采购商的标准,引进新产品或对现有产品的品种、包装、质量等进行改良等举措,实现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超越竞争对手。链中发达国家企业提供的技术支持和技术转让应是该种升级实现的主要依靠。

在科技不断进步、市场需求快速多变的时代,GVC组织的整体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关系型和领导型治理模式下的处在价值链生产制造环节的中小企业集群要想维持在价值链中的原有位置,不被竞争对手所取代,必须通过不断的努力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那些参与到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西部成长期中小企业集群,或者汽车、机械等复杂产品系统产业中的协同配套的中小企业集群,由于无力推动在链中地位的显著提升,可以通过采用这种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的途径维持相对竞争优势,保住在GVC中的既有位置。

第二条升级路径:通过从事非领导企业的非生产性环节活动实现功能升级。非生产性环节主要是指研发、设计和品牌经营、营销等直接的生产制造以外的价值创造活动。之所以要选择非领导企业的非生产性环节介入,既有中小企业集群的实力不足以应对国际市场的原因,也有避免价值链领导企业封杀、限制的考虑。这种升级要求下,可以通过培育自己的研发设计能力,实施自有品牌战略等举措,实现较低层次的功能升级。

在价值链生产制造环节具有技术进步能力优势的中小企业集群,可以尝试从事自身产品和上下

游环节中有较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和营销活动等功能升级路径。如广东、浙江等地的纺织服装行业就已经向这些环节渗透,一方面可以增大自身在原有价值链中的利益分配权力;另一方面还可以和链中的合作企业开展技术交易,提高在链中的地位。东部沿海地区以外包型为主的中小企业集群的升级路径还可以考虑一条经过日、韩、台湾等地验证成功的路径,即从委托组装(OEA)——原始设备制造(OEM)——自主设计制造(ODM)——自主品牌制造(OBM)。这种升级路径与集群通过自主创新的升级路径并不矛盾,可以并行。如通过OEA、OEM积累了经验和技能,通过技术努力和创新开始ODM和OBM。格兰仕早期通过技术积累和创新,实现了由微波炉的总装代工向ODM、OBM的转型升级就是一个成功的实例。

第三条路径:组建区域价值链、发展价值链组织实现升级。地方政府可以通过集群环境的创新,发展先进生产者服务业,开展政企校研联合和上下游合作等,完善集群支撑系统,使累积起相当实力的嵌入企业集群脱离原有价值链围绕自己主导企业组建区域性的新的价值链系统,发展自身的生产合作体系和贸易渠道组织。如长三角、珠三角及海峡西岸的福建中小企业集群等,都拥有过去十几年在“俘获型”价值链底部学习、充当代工、“学徒工”的经验,也拥有在地方产业集群的市场多元化运作的经验,同时还在不同类型的价值链中承担不同的角色,这样的事实说明这些中小企业有经验同时运作在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价值链中,有能力在多样化的市场体系中抓住机遇获得发展。受代工模式成长空间和地区市场规模限制,台湾经济面临转型升级困境,这对东部中小企业集群是一个机会。可以通过延伸两岸价值链形成海峡区域价值链,围绕海峡西岸市场需求,通过集群式技术研发和创新掌握价值链的战略环节,在海峡西岸区域内建设销售终端渠道和品牌营销,然后进入区域或国际生产体系对接GVC,由此形成海峡区域网络实现集群升级。

上述升级路径是一个从低到高的递升等级,中小企业集群应根据外界条件的变化和集群自身优势选择合理的升级路径。

3 推进中小企业集群动态演进的建议:基于竞争优势培育视角

竞争优势的培育实际上是中小企业集群实现嵌链式升级的驱动力的培育。

3.1 内生性竞争优势是升级的源动力

中小企业集群竞争优势是集群成员的竞争优势协同而成。处于集群中的嵌入中小企业而言,是集群的成员之一,因而中小企业集群内生性竞争优势可以从企业层面和集群层面来培育。

3.1.1 企业层面

低成本优势尤其是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是嵌入价值链中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层面主要依赖的竞争优势。2004年以后,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再加上新劳动合同法、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率调整等,导致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的上升,传统产业的中小企业集群的低成本优势正逐渐丧失。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维持在价值链环节的原有位置甚至是随着价值链组织整体技术的进步不脱节,低成本的比较优势都势必要继续挖掘传承。此时内生性竞争优势培育就势在必行。

一种途径是在价值链中通过链中合作企业、领导企业的技术支持和转让的学习中实现生产效率改进,提高原材料利用率、存货周转率,实现即时生产,改进已有产品的效率等获得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对优势;二是实施生产系统方面的升级改造,比如可以通过采取非常规办法引进、复制改良技术,短时间内提升企业的技术优势,最终为技术的再创新奠定基础;三是整合区域内资源,将技术含量低的制造与组装环节从沿海向人工成本、商务成本更低的西北地区扩散或迁移;或将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密集型的环节进一步“下包”、“分包”,减轻成本压力,自身集中于主业,加速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步伐,重新形成比较优势;四是培养企业自己的人力资源,因为嵌入GVC的生产制造环节,有必要实施生产系统方面的升级改造,通过在生产设备系统形成与使用过程中,促使操作、维护和技术人员等不断学习、积累知识和经验,在嵌入GVC环节的经营上,促使管理和业务人员提高管理水平和形成国际化经营的基本素质,形成企业自己的人力资本。

3.1.2 集群层面

在嵌入企业地理集聚特性的背景下,内生性竞争优势还应站在中小企业集群的视角去培育。

一是培育集群技术能力。集群技术能力是通过集群成员的技术学习活动积累起来的,以改善集群生产系统的价值创造功能为目的,嵌入集群企业网络内部,并依附于网络成员的人力资源、设备、信息技术和组织的所有内生性知识存量的总和^③。集群技术能力是区域创新体系形成的基础,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对培育集群技术能力、使集群不断实现

自主开发能力和生产能力的突破、创新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影响。中小企业集群最初是在“三来一补”的贸易方式下推动形成的,集群内的技术和创新能力是从OEA、OEM开始,如福建等地的电子信息集群,通过OEA、OEM促进了学习能力和知识整合能力的提升,在复制模仿的过程中逐渐具备自行设计的初步能力,发展到ODM,再进入自主品牌制造的OBM,实现了技术和创新能力的升级。培育中小企业集群技术和创新能力形成内生性竞争优势的途径主要是要通过政产学研企的联合,创建网络化协同性创新机制,完善集群支撑系统。政府搭建技术交流或促进平台、高校或科研机构进驻集群空间以及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流促进集群内技术的协同进步和创新,比如针对海峡西岸地区纺织服装科研的薄弱,在福建泉州、长乐等中小纺织服装企业集中地引进国内知名纺织院校或研究中心,促进知识区与产业区的联动;在电子信息产业区促进诸如电子产品监督检验所等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等的建设,就近为设计企业、生产加工企业提供高水平、专业化的测试服务,推动企业集群的技术研发和推广。通过在中小企业集群中有效推动技术、知识的流动与共享,降低技术学习和研发的成本,为集群成员自身的知识积累、技术创新能力的积累以及创新的效率,创造良好的网络化环境。培育集群的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是集群建设中的一项长期任务,需要政府、企业等成员共同努力。

二是强化集聚效应。中小企业的集聚可以吸引专业化供应商、专业化信息和专业化人才,加强上下游企业间的联系,形成专业化市场,通过区域专业市场交换实现生产链接,从而为集群内中小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提供保证,有助于克服交易的分散性和不确定性风险,降低交易成本。集群内中小企业间形成的分工协作还可以规避垂直一体化的科层组织的低效率,从而创造外部经济性。同时集群内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专业化分工协作进入主导企业组织的价值链,通过集体“干中学”推动技术创新和资源共享,如福建地区集群效应下形成的区域品牌“运动鞋”、“休闲男装”、“铁观音”茶叶等大大增强了集群内中小企业的区域外竞争优势。因此,建设专业化市场、实施区域品牌战略等举措无疑将是培育地方中小企业集群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三是培育集群内龙头企业。龙头企业是指处于中小企业集群中领导地位的企业,领衔集群的学习和技术创新活动,其技术、人才和市场资源的主

导作用是该集群升级的驱动力。由于龙头企业对上下游厂商产品的标准化和高质量要求,对集群内其他企业能够在技术、经营管理等方面产生示范、扩散及引导作用,并且龙头企业的人力资源在中小企业集群内的流动也有利于其他企业人力资源要素水平的提高,围绕龙头企业展开的中小企业具有了更为系统地将技术创新在产业组织上专业化的功能;同时龙头企业也可以通过在集群中获得丰富的配套资源,将生产要素的竞争外部化,获取成本和集约优势,大中小企业和谐共生,实现互赢。通过对龙头企业的培育能够构建富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关联行业、上下游协作配套的特色产业区域,带动中小企业集群整体演化。如福州地区的戴姆勒汽车、厦门金龙客车、上海大众汽车以及电子信息产业中的冠捷、华映光电等一批知名龙头企业的崛起,效益和作用日益凸现,带动了东部地区汽车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发展。

3.2 外生性竞争优势助力中小企业集群升级

加强外向关联和缔结战略联盟是培育中小企业集群外生性竞争优势实现升级的途径。

外向关联主要是指中小企业集群如何嵌入GVC并如何通过学习将外部知识转化为本地化知识系统等的途径和方式。嵌入GVC的中小企业集群如果能充分利用链中关联企业的国际信息、技术、市场等资源,通过干中学,结合自身区域特色,挖掘地缘、血缘、亲缘和业缘等优势,与区外经济主体实现灵活互动,就能维持和加强中小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提升在价值链中的定位。开创并维持一定的外向关联对于中小企业集群攀升GVC有重要意义,如福建海峡西岸的福州厦门两地作为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加强了外向关联,增强了集群竞争力,2008年产品外销率达到了65.6%,形成了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计算机及外部设备、数字视听等中小企业集群。本地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引进外资、外包承接等都是很好的加强外向关联的途径。

基于技术水平越高发达国家企业主导的GVC越封闭的现实,嵌链中的中小企业单纯依靠自己的能力很难掌握新技术和竞争优势,若能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并积极创造条件则可能实现内外资源的优势相长。与其它企业结成战略联盟融入GVC无疑是中小企业集群的一个有利选择,集群通过与区内外的企业结成战略联盟,通过“干中学”、“用中学”将企业的学习和信息网扩大到整个联盟范围,并与联盟内企业共享相关产业资源,通过传递技术和共

同研发,降低成本和风险,并通过不同企业文化的协同创造效应满足不同市场的消费偏好和差异性,有利于开拓新市场,提高竞争力。如浙江奥康集团就曾利用意大利GEOX公司的全球销售网络将自有品牌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体现了建立战略联盟、加强外向关联主动实现由加工制造向渠道环节的功能升级方式。

综上所述,我国中小企业集群以低级要素优势嵌入GVC的底端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产业链条的外部经济和完整性做出了贡献,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

三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但也正是这种嵌入模式造就了“被俘获”的困境,抑制了我国中小企业集群在产品设计、研发、营销和品牌等功能的成长,是当前我国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变“制造大国”为“制造强国”、走出价值链低端锁定的主要缘由。对于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我国中小企业集群而言,升级的前景或实现的升级水平不仅取决于企业自身和集群的竞争优势,还受到选择的升级路径是否合理的影响,同时创新的外部环境也是推动升级的重要动力。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关系型治理模式中众厂商一般都是通过声誉、地方文化等特定的地方制度环境而相互集聚在一起,会表现出很强的社会同构性、空间临近性、家族和种族性。领导型治理模式中众多中小厂商主要依附于几个大型厂商,大型厂商一般会对中小厂商有很强的监督和控制力,离开了领导企业的市场和信息技术支持,中小厂商几乎无法生存。张辉等.全球价值链下北京产业升级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9.
- ②Carlo Pietrobelli, Cluster, Value Chains, Innovation and learning—with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n, 2005.
- ③王传宝,全球价值链是脚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机理研究——以浙江产业集群升级为例[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 ④刘维林. 产品架构与功能架构的双重嵌入—本土制造业GVC低端锁定的攀升途径[J].中国工业经济, 2012(1):157.
- [1]张辉等.全球价值链下北京产业升级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9.
- [2]龚三乐.基于地方集群的全球价值链内企业升级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86-116.
- [3]张辉.区域竞争力的有关理论探讨[J].中国软科学,2001,128(8):92-97.
- [4]张辉.全球价值链理论与我国产业发展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4,194(5):38-46.
- [5]王辑慈.地方产业集群战略[J].中国工业经济,2002(3):47-54.
- [6]刘志彪.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转型升级与对策思考[J].中国经济问题,2010(1):15-21.
- [7]王阳.全球价值链下日韩纺织服装产业升级路径的比较[J].价格月刊,2012(1):84-87.

Reflection on the Upgrade of SME Cluster based on the Theory of GVC

ZENG Hui-ping

(Department of Business & Trade, Fujian Commercial College, Fuzhou, Fujian 350012; The SMES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Center for Applied Liberal Arts of Fujian Higher Education, Fuzhou, Fujian 350012)

Abstract: Th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cluster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based on the ability of advantage about endowments to create value, through undertaking the manufacturing from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of the enterprise. actively inset to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o create more value, we find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cation of the value chain and the value distribution power.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vision which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clusters in global value chain link to the high jump, we must have to consider designing the upgrade path. The model of value chain management, the industry category of embedded value chain cluster and the advantages of enterprise cluster would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upgrade path. In fact, the cultivation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is the cultivation of driving force about upgrading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cluster realize embedded chain.

Key words: Global value chain; Th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cluster; Competitive advantage ;Upgrade;